



慈祥 and 藹、心繫道場的曾媽媽。

不離情識障

不離情識障

如何脫生死？

如何脫生死？

(下)

繁玲

(續上期)

感恩、感恩 明明上帝慈愛、彌勒祖師
鴻慈、師尊師母二老大人、大德、諸天仙
佛菩薩慈悲！

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七日，農曆九月二十
五日慈離大仙成道日，早獻香時，手執大把香
作揖跪時，燃亮的熊熊火燄早已熄滅，將大把
香插在八卦爐中之後，心想它一定是按照往常
由上而下的燃燒，便專心地執禮叩拜。不一會
兒功夫，一根根正在燃燒紅色的香燄，斷斷續
續突然往下急速掉落在整把香的中間位置，紅

色的香燄又從下半部開始繼續燃燒，整把大把香被切成上下兩半燃燒，我不以為意繼續叩拜。再起身作揖跪時，上半部的香已焚燒完，下半部的香一根根地燃燒，那屬於下半部的香的紅色香燄又掉落在香腳約三分之二處繼續燃燒，等到為媽媽祈求 明明上帝慈悲之後，一根根香腳從三分之二處被截斷，完全散落開來，燒成一朵大蓮花盛開在八卦爐上。

這是家中開壇近二十年來未曾遇見過，那時還特地告訴媽媽並雙手攙扶著她進廟堂看，媽媽當下跟我說：「仙佛一定來了。」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

我要學習在憂患中不驚懼、
不驚動、平安、喜樂。

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，農曆十月十五日獻供，天尚未破曉，在夢中看到媽媽躺在廟堂後的寢室嚔下最後一口氣，旁邊似乎沒有人，感覺走得既安詳又平靜，沒有任何的痛苦與折磨。畫面轉為旁邊有一些人圍繞著她在誦經唸佛，然後她的靈魂變得好好小小，只剩一點點，示現身軟如棉而羽化升天去了。我飛往菲律賓廟堂學習，而媽媽的告別式我快要來不

及趕回來參與。我哭著從睡夢中醒來，看看時鐘，還不到清晨五點。不假思索，當下的直覺反應是十一月，自己猜想，仙佛通常都是指農曆才對，我站在日曆前盤算日子，距離現在應該還有一到一個半月的時間，我還可以再為媽媽多做些事，多照顧她一些。想想除了平時在廟堂所學所做之外，還可以再多做些什麼呢？我告訴明明上帝說，請祂慈憫，若有任何一丁點功德，都請祂慈悲迴向給媽媽。雖然爸爸、三位姊姊、唯一的弟弟，都不相信功德迴向的大殊勝，但我還是堅決執意這麼做，心誠、心正則靈。

聽人說夢到親人過逝是幫他添福壽，也是對做夢的人很好，我不知道、真的不知道，只是很擔心害怕，會不會像上次一樣呢？無端夢到慈祥堂一位大家都敬愛也很有德性，有著舉足輕重的長者要歸空了，在夢中我立即祈求明明上帝，不要將他帶走，因為他對廟堂來說真的很重要，可是 明明上帝沒有回應我，夢就快速地煙消雲散。隨後，我將夢境的内容告訴他的兒子，請他這陣子特別留意爸爸的身體，可是他，半信半疑吧！大概過了半年之久，這位長者生病送入加護病房，兩週後就駕

鶴西天歸根認嘛。所以媽媽到底是會……，還是……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

當天中午前大姊打電話回家告知：醫生希望我們十一月三十日再送媽媽入院治療。可是大姊心裡正納悶著，為什麼當天下午醫生不肯收呢？因為醫生下午有門診呀！大姊止住心中百般的疑慮，想想算了還是不要問，只要醫生肯答應收就好了。而這次住院，醫生已經準備要施打嗎啡，因為媽媽開始反應骨頭會酸痛，但媽媽生病這段期間，從來沒有聽她呻吟過。我們都準備好要打包行李，也排定好看護媽媽的輪值表。

望著住生的她與初生的她，
媽媽真的走了嗎？

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輪到我睡客廳徹夜照顧，凌晨一兩點左右，媽媽叫喚我一次，之後就沒有任何一絲一毫的動靜，不像之前一至兩個小時以內一定會叫我們一次。十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八點多起床，我想媽媽難得靜靜地睡熟，就讓她多睡一點。等到後來三姊叫她起床吃早點時，發現媽媽沒有反應，我用手指去試探有沒有氣息，發現大事不妙，媽媽已

走了！高尾點傳師這時正好打電話關心詢問媽媽的狀況，我請她老人家趕快來。緊急通知大姊、二姊、弟弟，回家奔喪見媽媽最後一面。望著媽媽熟睡的臉龐，多少個夜晚，媽媽也曾這樣靜靜看著我？知母莫若子，我們各自輪流對媽媽說著讓她安心的話語，等到弟弟最後回來，跟媽媽說，請她放心回理天去，他會好好照顧自己，媽媽才闔下雙眼閉目八分守玄，示現身軟如棉吉祥的瑞相。

媽媽她不要我們送她，許是上天知道，我一定無法承受如此的切膚之痛，像是心被掏空了一大部份，我一定會哭得淅瀝嘩啦，讓媽媽無法走的安心自在，而無牽無掛，以一種今生未曾有過的放下，因此冥冥之中才会有如此巧妙的安排。來不及說再見的我努力忍住哭聲，趕快獻供燒大把香，唯願祈請 恩師慈憫帶媽媽回天上。

傍晚送完媽媽大體，去花店買花祭拜。素昧平生的老闆問起，家中是誰過逝？怎麼走的？後來他告訴我，菩薩已經對媽媽很好了，不能要求太多。佛菩薩清楚明白我要求過多，是故藉著他的話來跟我說，也是安慰撫平我失落的心。

祝禱媽媽花開見佛聞法，
悟一切智，永不退轉。

前兩天我總會胡思亂想，是不是我做的還不夠多，功德不夠，所以無法幫媽媽延壽？不是我沒有照顧好她？恩師之前說媽媽做的事情很多，也夠了，現在只是等待時間，只剩下半年。恩師還說祂自有打算，只是不能跟我說。徒兒智慧不足，當時無法明白。恩師的意義，我想我現在知道了，媽媽走的如此安詳，像夢境一樣，已經是上天賜的無上奇異的恩典，我要非常感恩才是，不要再鑽牛角尖了，因為菩薩有完成媽媽許久以前的心願，讓她好走，一點病痛都沒有。我不能再泣不成聲，難過不捨，愁憂悲苦，不得自在，我想到神會送六祖時的畫面，我非常篤定也感應到歸空當天濟公活佛有來接引她，媽媽正立足在恩師的旁邊，一起站在半空中看著我們。誠如好友所說：「此時此刻，是令堂的大喜之日，難道不勝過以病軀纏綿人間受苦嗎？妳要高興起來才是。」

祈請媽媽天堂路上，好走。整個無極理天在歡喜等著媽媽呢，等她去加入。明明上帝、諸天仙佛菩薩會在天上照顧她的，我要很

放心。她塵緣已了，需至天佛院再跟著仙佛菩薩進階修行，一起打幫助道。

事後才發現，媽媽仙逝的日子是農曆十月十八日，正好是我求道的日子農曆十月十八日。是巧合？是命運？是安排？是玄機？

如煙往事歷歷在目，湧上心頭。

媽媽離開塵世遺留給我最大的禮物就是對道的篤定堅信，修持的德行與莊嚴的凜堂了。

穿過長長的時光隧道，孩提時代，媽媽對於「為何而生？」經常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一個人經常仰著頭虔虔面見著天，哭泣地問：「為何而生？到底生從何來？死又從何處去呢？」卻無法得到正確如實的答案。

明明上帝慈悲，由於媽媽祖德佛緣善根深厚，在她年輕時，南海古佛便出現在夢境裡，在仙樂飄揚下開了天門，無形之中，回應了媽媽小時候的問題，從此便種下了尋找大道的殊勝機緣。往後數十年，媽媽總是怕我走失，緊緊牽著我的小手，隨著她的身影經常穿梭於各大小宗教廟宇神壇等，直至時機因緣成熟，媽媽終於在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求得夢寐以求之先天大道，隨即引渡全家人求道。

民國七十四年向黃老點傳師錫堃請命開設禪堂。在禪堂設立之前，媽媽及我遇上民間信仰之神壇的當眾大聲呵斥與怒罵，當時的我還不懂事明智，有點兒被嚇住，只好呆立一旁不知所措，而媽媽卻完全不加以理會，最後是被逼迫跪地發誓絕不開設禪堂，媽媽身體雖然是跪了下來，但心裡卻仍然堅決不改初衷要在人間駕起法船渡眾成全，考驗過去心願得以在同年實現開設禪堂。當年若不是媽媽的智慧堅心，也不會於師尊師母二曹共辦普渡之因緣下，在娑婆世界中有此殊勝珍貴的禪堂了。

師母慈語：「苦海流、孽海流，流來流去不回頭，永在苦海流；垂金舟、駕金舟，一貫法船四海流，錯此別無舟。」祈求 明明上帝慈悲庇佑……

佛菩薩在等著我們，只要當下回歸清靜般若自性，就能回到佛菩薩的國度。

我想媽媽不會擔心我的，明明上帝、諸天仙佛菩薩正一直在身旁疼愛看護照顧著我。我會一直立身行道的，以報親恩、天恩，不過不敢說要揚名於後世。

廣結善緣法緣，堅定道念信心，深入佛性，發菩提心，精進不退，體證菩提自性本來

清淨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，頓悟自心直了成佛，身口意無時無刻不是道的展現，當下將無相實相之自性功德迴向給在天之靈的媽媽，才是無限、才是究竟！

氣天神祇唐朝功臣武德侯借竅顯化慈語：「我不需諸位渡多少人，只要諸位好好聆聽，自然會有感應在心，出去之後，自然智慧打開，智慧大開自然知道人生所為何事，人生在世，做些什麼？自然可以成己立人，吾要的是這些功德，聽懂否？」

只要回歸自性本體，不受時空之限制，當下即能回歸理天與 明明上帝、佛菩薩、媽媽團圓。

無端在我心中輕柔地吟唱著：

諸法自性清淨故，有相皆幻如是觀；
具足殊勝菩提故，慈悲之心如是觀；
自性無願光明故，於一切相莫執著。

以此，獻給在天上最親愛的母親！

（全文完）